



睦弘

夏侯始昌

族子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韓延壽

趙廣漢

尹翁歸

張敞

王尊

王章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竝

蕭望之

子育咸由

馮奉世

子野王

遂立參

宣元六王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睦音息隨云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章昭憲劾並云音桂非也今有吳姓乃音桂耳漢之洪錫又不作睦字

走馬長廼變節從廟公受春秋

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

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

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

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

孫病已立蓋推春秋之意臣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

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

佞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羊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北史有睦本

明本作好游俠

儒林傳羸公東

平人受公羊春秋

於董仲舒故宏

書稱先師董仲

舒也考証

此注大有裨

氏族之學

宋曰侯字王

疑有游字

百官表符

節令屬少

力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

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

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也。禮曰：帝位師古曰：禮古禪字也。而退

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已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

書。師古曰：內官署名。自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

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祇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

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已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

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

災。時昌邑王已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太傅，年老已壽終。族子

勝亦已，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已封子節侯。

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

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蒯卿。師古曰：姓蒯，名卿，蒯音姦。又從歐陽氏問

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夫。

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游戲也。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

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祇言，縛已

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吏白：大將軍霍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已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

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

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也。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也。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已

此益重經術。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白太后。師古曰：廢昌邑王卒終也。廢昌邑王

尊立宣帝。光已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

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已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

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為不欲分明道之故，改云臣下有謀。

宋祁曰：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作升澄反。

召向按漢為堯後始見此文然則宗雖習公亦兼通左矣其後劉向父子申明其義而新莽亦因以為篡竊之本

賈生死而先鬼籍董韓沒而重夏侯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益

劉奉世曰羌不在南恐誤

按西南夷傳有白馬氏之美亦可云在南也

勝此議不愧經生

北宗無過字

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

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思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氏羌昆明既駱兩越師古曰駱駱皆越號東定

歲貉朝鮮張晏曰歲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歲字與穢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款

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

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

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師古曰況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

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

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

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離物

故者過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

積至今未復師古曰畜讀曰蓄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

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

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劾

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

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

下世世獻納曰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

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曰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霸引之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不怠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

室屋殺六千餘人上廼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

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

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千

石宗無過字

宣化著作通泰

宋曰是字

石博問術士有曰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

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

上為君師古曰見天子之前也君上亦曰是親信之師古曰見於天子

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讓勝師古曰勝曰陛下所

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曰為可傳故傳耳朝

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

前事謂坐議廟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

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

為勝素服五日曰報師傅之恩儒者曰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

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

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

卿師古曰從父昆弟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又

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曰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

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曰應商

建卒自顯門名經師古曰顯與專同專門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

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

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大

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

贛貧賤曰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令極意學既成為

郡史察舉補小黃令曰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

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

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曰亡身

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曰風雨寒

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擊青紫也

地理志小黃縣屬陳留郡

無必字無四字何

太后猶素服五日則後之為師服者士庶皆服功亦因時而起者歟

平慶賓客雖盛未若佳生尤為佳話

留贛贛相殿本無四字宋曰別本其十四卦

溫為侯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二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一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

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齊工衡反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

年呂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

中天子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呂功舉賢則萬化

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化者也曰萬物之類也末世呂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

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

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專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三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

會議溫室師古曰溫室殿名也皆曰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呂課事刺史

復呂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尚堪初言不可後善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師古曰顯與專同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間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呂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

巧佞而用之邪將呂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呂知其不

賢也上曰呂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

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呂至於

是師古曰卒終也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

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

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呂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

呂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呂視

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

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霤師古曰霤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

胡三省曰刺史各部所設曰部刺史

宋白江南本云能以性智亦可除錯改往知來是非是

刀

春吉城字

殿本無字何云法法三字作卷字三殿本下存

開何

召南按通鑑考異  
曰故資政殿學士  
邵元得兩浙錢  
王寫本漢書無  
札邪二字有上  
日亦極亂爾尚  
何道房曰今十一  
字據此則古本  
無札邪二字

欲上下相同故除  
用宅郡人也

房封事率如  
噬語其不足以  
回主意也決矣

原父曰蒙氣起  
而太陽侵色則  
太陽指日也大  
壯解卦可云  
太陽而非所  
侵色也

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

讀曰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曰為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

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

如知之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

天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師古曰

意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

中郎任良姚平願曰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曰

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曰出建言宜試

曰房為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曰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但

曰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

已下如淳曰冷長屬縣自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師古曰傳音辰天子許焉房自知數已

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

太守憂懼房曰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曰來蒙氣衰

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曰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

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

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

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

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廼辛巳蒙

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曰晉卦解卦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

曰覆掩蔽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

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

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曰臣曰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

始去寒涌水為災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

前何

何曰字本  
脫上曰至房  
曰十一字

弟何

宋曰注文當作  
息卦曰太陽消  
卦曰太陰

姚平有意思人

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

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

死臣猶言也師古曰自云不避死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

亂正先趣之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讀曰鬼也恐未效而死

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

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

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

巳酉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

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

以寒温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

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

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書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

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

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呂為太守此其所呂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

聽之此迺蒙氣所呂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

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致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

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

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呂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

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且說之呂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為衆

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師古曰為音于偽反今欲令王

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師古曰恐不可也博曰前楚王朝薦

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

庸鄙之不可因親昵而漏言之如此

京費凶禍皆自有以取之非獨不密失身而已

小字本無今字注本同何

乙酉字本

于字本

徐立中人故獨得免

李云情狀如見千載一轍

任意誣祖以術亡身其始兆夫

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師李皆久為讀

曰韋玄成也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

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呂御史大夫鄭弘

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呂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

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固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

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呂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

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

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

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移易京氏點畫為四十一黃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

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停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

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

時平昌侯王臨呂宣布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

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

雖愚為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

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

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

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

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

陰土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子刑

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典此說非也師古曰

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

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

必云以湯武之德固先天而天不違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

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火生寅寅盛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加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

李皆久為讀

因何改

忘子卯吉午酉  
相對而言翼氏  
專主二陰陽  
夏殷興亡異義  
張氏相刑之說  
亦失本意

虛靜以待物  
至蘇子瞻赴  
空州狀本其  
意

刊誤補遺按  
奉先上封事論  
暴風實初元年  
於酉次年封事  
論地震實初元  
二年甲戌張晏既  
以前一事為年  
孟康又以後事  
為四年顏氏不

一證其誤何耶  
風以大陰下抵建  
前揚雄傳招搖與  
太陰字張晏大  
陰歲後二辰也業  
奉初元二年奉封  
事云今年太陰建  
於甲戌是年甲  
戌歲也四年上疏  
云如丙子子孟夏  
順太陰以東行是  
年丙子歲也以奉  
言推之太陰即大  
歲其說出淮南書  
孟康乃云大陰在  
甲戌則太歲在子  
張晏亦云丙子太  
陰在甲戌是誤  
以太歲之外別有  
太陰且并二年所  
上疏為四年也

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雅吉日之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上方之情樂也

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

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謂曉解之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

於呂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正月癸未日

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呂大陰下抵建前

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大陰

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呂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張晏曰平昌侯

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刑散為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言語邪人上言奉為中郎召問奉

來者曰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孟康曰

子日子為辰甲為辰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

主人故侍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

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

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

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

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即呂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

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即呂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

者反正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

時正辰邪矣何以知之見者辰為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

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錄省其進

退師古曰錄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呂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

辰疏辰疏

辰疏辰疏

辰疏辰疏

辰疏辰疏

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廢音工衡反觀

性曰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

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露之則不神獨行

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

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且假貧民勿租稅損

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

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

月巳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

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

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

落大上廟殿壁木飾壞敗師古曰隴音龍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

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

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

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且陷刑辟朕甚閔焉憚怛於心師古曰憚音干感反已

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林貧民師古曰林古救字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

有可蠲除減省且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

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且視聖人名之曰

道師古曰視讀曰示下亦類此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

歷陳成敗且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

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且言王道

之安危至秦廼不說傷之且法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且大道不通

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

宋曰與疏作與字

信肺何

無六情字

殿本無字

仲馮言有變長白道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

陽夏公曰按地理志錄道乃天小郡

十古縣之一表云

侯可食縣曰國皇

太后公主所食曰

邑有蠻夷曰道

然則道國邑皆

可謂之縣

召南按孔穎達詩疏曰鄭元六

義論引春秋禮

為革命

之際為改正辰  
在天門出入聽  
候卯天保也酉  
所父也十采也  
也亥大明也然則  
亥為革命之際  
也亥又為天門三  
際也卯為陰陽  
之際三際也午為  
此實語非謙  
也  
陽謝陰陽之際  
也酉為陰陽之際  
微之際也據此則  
五際不言之亥  
為二際矣但詳  
書性妄百出其  
是非初不足辨

二后之黨謂  
許文

貢禹以前翼  
奉先言以太  
皇太后浩放先  
帝園宮人處  
置亦得體  
按成帝元始四  
年京師火災妻  
降出杜陵諸未  
嘗御者歸家  
去奉奏封事  
時初元二年已  
三十五年矣

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師古曰燭照也布德流惠靡有

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師古曰賦謂分給之恩澤甚厚

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

要十月之交篇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

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

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已然者陽

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

庚寅初用事歷呂甲午從春張晏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歷中甲庚律

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戌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二寅日臨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稟開

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呂明親親必有異姓呂

明賢賢此聖王之所呂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

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呂舅后之家為

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

上官足呂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

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呂百數皆不得天性師古曰言

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

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

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

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唯

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呂為

太皇太后章  
昭皇太后也  
國何改

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臣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

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

賜聞卒其終始師古曰聞空上復延問臣得失奉臣為祭天地於雲陽

汾陰及諸寢廟不臣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

難供臣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不改其本

難臣末正廼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臣與殷道聖人美之師古

庚殷王名也將遷居殷庶咸怨作盤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

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

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

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白金師古曰度計重民之財

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在新豐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

必不能成功各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臣應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

左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

里巨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臣自娛東厭諸侯之權

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按成周之居

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

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如淳曰亶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畜師古曰畜讀曰臣聞三代之祖積德臣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

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臣周召為輔師古曰召有司各敬

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師古曰言所任天下甫二世耳師古曰甫始也然周公猶作

詩書深戒成王臣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師古曰周書亡逸

其言乃驗於  
中興李

右何改

給宋日治疑作

此論深知盈仄  
虧虛之數達  
於天命不測  
以微祥目之  
吳李

曰鳥虜毋若殷王紂之  
迷亂剛于酒德哉是也  
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

不易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師衆也駿大也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今漢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思為鏡知天之命甚難也

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師古曰沛呂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

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廼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師古曰呂后為主不得八世九主矣如淳曰呂后為主不得雖有成王之

明然亡周召之佐師古曰召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呂疾疫百姓菜

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

也音下頓反錄此言之師古曰錄與由同執國政者豈可呂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

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

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

之於呂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呂東行張晏

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季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饗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詩干之詩序曰斯干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雖周

之隆盛亡呂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

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般庚

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

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

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呂中郎為博

士諫大夫年老呂壽終子及孫皆呂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師

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

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

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呂為且有洪水為災廼說根曰書云天

台南按孺字讓也  
據儒林傳張山拊  
事小夏侯建授同  
如李尋鄭寬  
中少君陽張與  
故子儒此文張孺  
即張無故而舉其  
字皆云張子儒  
侍寫之此遂合  
兩字為孺字身

當教代之  
用即此可  
以明國祚  
情短之數  
矣功德薄  
而福饗已  
泰未有不  
敗者也

聰明師古曰虞書皋陶謨之辭也天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

也樞是其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孟康曰六緯五經就

也太一天皇大帝也與通極為一體故曰通位帝紀也孟康曰六緯五經就

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孟康曰六緯五經與樂緯也張晏曰六緯五經就

說也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八星十八度舒少微處士為比為輔

孟康曰少微四星在太微西主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微四星在太微太

處士儒學之官為太微輔佐也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天官上相上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古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天官上相上

將皆顛面正朝孟康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

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談談之言任乞乞之

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談談小善也乞乞壯健也謂聽杞子逢孫揚孫之言言

西域德列王道師古曰謂晉歸三帥之後穆公自悔作秦誓云雖則自然尚猶論茲黃髮

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呂來臣子貴盛未嘗至

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已保身命全子

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師古曰虞書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

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錄俗師古曰錄讀與謠

呂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師古曰

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

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

之徵也彗星爭明張晏曰與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應劭曰謂小

此獨未效閒者重呂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出水也師古

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

日數湛於極陽之色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羽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

劉敞曰正言星宿

何故思說五經

謂二十八舍

師古曰用孟康

說而劉敞駁之

謂正說星宿何故

忽說五經其論

甚合但所云文

六律是日劉敞

亦不當指宮也

文春

過失矣百里奚本虞人

也穆公用之卒成霸業

御而敗於殺三帥盡獲

反者諺音踐乞音目乙

又音牛乞反

則因所譽自言前有云

然之過今庶幾以道謀

此黃髮賢老則行事無

所

取之故也

列王道

巨何改

大何

言緯者始

見于此故

張衡謂

識始衣年

言緯者始

見于此故

少陰之位少陰臣氣乘於君也晉灼曰羽北方水也水陰為臣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乘土言臣氣勝於君也

起風積雲又錯曰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徙流不從故道也盛冬雷電潛龍為孽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傳曰龍見井中

幽囚之繼曰隕星流彗維填土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象也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

日蝕有背鄉師古曰背音步內反鄉讀曰嚮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

期師古曰言可延期得讓矣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屬音之欲反日月光精時

雨氣應師古曰精謂光明也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師古曰右讀音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

求幽隱拔擢天士任曰大職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晉灼曰嚴君平言師於諸天士上應宿星之理也師古曰李說是也

闡茸佞譎抱虛求進師古曰闡音吐臘反音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

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滯遷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字與同湛讀曰沈

主結怨於民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

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仰見效可信者

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上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縣鐵炭於衡各一端及諸蓄水連

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曰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

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

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

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極言毋

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

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曰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

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

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見亡曰自

效師古曰過猶謬也復特見延問至誠自曰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

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師古曰間謂空際之時也宿音先就

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曰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

力救反

通鑑考異曰按公卿表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月罷地官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夫災異對

此對所取皆據李蘭本漢時待詔于玉堂殿唐時待詔于翰林院于宋以後翰林遂并蒙玉堂之號也

宋注文言字下當有實公養士四字調何

此有師授之言

左傳中有明夷之謙一段可參看李

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在天成家故曰。

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師古曰：景也。故日

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曰：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曰：陽君登朝。

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目。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反。

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

為牽於女，謁服虔曰：謁請也。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問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

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曰：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

有，曰：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

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

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臣貨財，不可私

臣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

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問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曰

執不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繼其本所起紀其宿度也。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

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曰：春夏與

日同道。孟康曰：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也。過軒轅

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南大星為后。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

厭厭如滅。鄭氏曰：厭音壓，桑之。厭師古曰：音烏，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師古曰：與讀曰豫。陰陽俱傷，兩

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也。

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

惡。曰：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也。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

五星

月

輝

此必古書相傳之語讀之自有韻

宋曰謂繞

宋曰注文當作月陰梁付施也

三句李單讀

杖植兩及

小字亦脫

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

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曰歲星為帝當曰義斷之營惑往來二

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叩張晏曰兩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

為明堂尾為後宮蘇林曰常占常從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庫天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

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

惑厥弛張晏曰厥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太白出

端門孟康曰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人

不曰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

親疏之微師古曰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曰盪滌濁滅消散積惡師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

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曰謹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

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彗師古曰彗四孟皆出為易王

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曰篤右陛

下也師古曰篤厚也右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曰戚戚欲速則不達經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三加曰號令不順四時

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

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

溼興張晏曰溼於月令也師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

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

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師古曰此故古之王者尊天

也言動止隨時書曰敬授民時師古曰虞書堯典之辭也言授

辰出寅孟為  
政早出之應故  
以欲速戒之黃

劉向言營室

字疑作象

行遠觀六字

字疑作象

文類無也字

李皆連  
時字為  
讀

水

落脉即絡脉  
落絡二字疑  
通用也

地

精神折衝之  
理妙李  
明本有以為  
二字職本亦有

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臣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

相應也。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字其字從木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

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

爭之。臣順時氣臣聞五行臣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

始所生。孟康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

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陰動

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

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謂

之滄川首水貫穿而通流也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賦音工犬反澮音工外反

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燁燁光貌寧安也令善也言陰陽失和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故百川又沸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解在劉向傳

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

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

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連十五星之變說

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

宜務崇陽抑陰。臣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

職。臣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為害者則能折挫之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公

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

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

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臣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

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歷不可臣趨道士不素養不可

臣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也趨讀曰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曰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已解於上孔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眾

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始開之不廣取之不暇勸之不篤傳

藝文類  
數句李  
皆單讀

何

皇何

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定為君子師古曰言在所

以勸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臣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臣言事

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臣衰及

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師古曰不敢出言也邪偽並興外戚顯命

師古曰顯與專同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師古曰謂趙飛燕姊妹也此行事之敗誠可

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

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

可臣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臣異又不通

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師古曰遣歸農業臣視天下師古曰視讀曰示明

朝廷皆賢材君子於臣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

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感同謂裁量而反思之

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

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

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

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臣尋言且有水

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

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臣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

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臣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

罔上惑眾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臣不敬論

後賀良等復私臣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臣明經通災

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臣為不合

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

政當作正  
執守也

劉歆曰行  
遺字

原父云衍得字

原父云當田云制詔

是時世祖始生秋言者或使之

太初元將以四字紀元

元將字大字字本脫何

哀帝此等語尚非不道之主故獲保令終

毛莫如厚齋云當作毛莫如

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

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

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天所忌謹告人也宜急改元易

號廼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

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師古曰幾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

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

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已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

高下貿易師古曰言山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師古曰侵頻也朕甚懼焉戰戰兢兢

唯恐陵夷師古曰慮漸滅亡也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

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

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已建平二年為太初元

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已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

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

已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已解

光李尋輔政上已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

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待詔賀良等

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已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

師古曰幾過誤也幾為百姓獲福師古曰幾讀曰與卒無嘉應久旱為災已問賀良等對

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除之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

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

民人何

壹小字何

宋曰連字本

哀帝紀作歷數開元未知孰是者証

紀作夫基事之元命

宗曰為字當作謂

何枚

此贊在當時  
與桓譚諫光  
武不當聽約  
識記之言相發  
明

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徒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師古曰幽然子贛深贊明也

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文及春秋之屬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師古曰性命玄遠天道幽深故孔子不言之也此皆論語述子貢之言也

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

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哇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

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

言仿佛一端師古曰仿讀曰髮佛與髻同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故此替引之言仲舒等億度所言既多故時有中者耳非必道術皆通明也億音於力反

仲舒下吏夏侯

危言刺譏構怨彊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臣失身悲夫師古曰易上繫辭曰君不密則

夫臣臣不密則失身故贊引之也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書七十五

漢書七十五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漢書七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

郡吏州從事曰廉絜通敏下士為名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

察廉為陽翟令曰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

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廣臧上也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建素豪俠賓客

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師古曰風讀曰風於是收案致法師古曰致至也今至於罪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師古曰篡取曰篡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止

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

廢王尊立宣帝廣漢曰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師古曰與讀曰豫遷潁川太

仲馮曰顏解  
中貴人與李  
廣傳同服說  
不同當以服說  
為是

召南樓忠紀作  
斤上亦作斤去  
張湯傳作方中

仲馮曰材下當  
有為字

夏侯曰執謂  
昌邑王博以爲  
吏  
不密謂以語  
張博

之處及欲  
發起之狀

師古曰也

師古曰風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

師古曰致至也今至於罪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

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

師古曰與

師古曰易上繫

辭曰君不密則

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上繫

辭曰君不密則

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上繫

辭曰君不密則

失身悲夫

師古曰易上繫

服虔曰內

之貴者有

注文脫字

通假本補

何校有解字

有解字

上字下當

有解字

何校有解字

有解字

上字下當

有解字

何校有解字

有解字

上字下當

有解字

何校有解字

有解字

作用甚謬

孟康曹魏時  
人已受密

事備則廣漢  
此法歷代施用  
不云于武后時  
施行

廣漢亦祖王  
溫舒

此一段是廣  
漢好處按  
廣漢以廉潔  
通敏下士為名  
其天資大抵  
與張湯為近

可謂能吏  
按知其根株  
窟穴所在則  
可以不煩而理  
然破柱搜棘非  
明主在上安可  
盡行其意耶

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賓客犯為盜賊前

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賴

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用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

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

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遺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又教吏為鉅箠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箠

而託曰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讐姦

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反又音居謂反廣漢得曰為耳目

盜賊曰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紐

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

徵廣漢曰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

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曰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

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為用儻

仆無所避師古曰儻儻也仆頓也儻音薑什音赴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

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吹廼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曰無無所逃按之臯立

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

旦尤善為鉤距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音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鉤鉅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曰價已問羊又問牛然

後及馬參伍其賈已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

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

舍謀共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

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

遣何

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

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即甚厚送獄敕吏謹還給酒肉至冬當出死

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皆曰死無

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湖都亭長西至界上

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

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已不為致問

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

已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隨謂動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

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

已為自漢興已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

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天子意也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

光子博陸侯禹弟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

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廋所以居罌罌所時光女為皇后聞之

對帝涕泣帝心善之已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

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更家子孫而專厲疆壯盜氣師

持難廣漢終已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

疑男子蘇賢言之已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師古曰按致其罪也尉史禹

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師古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故廣漢欲兼治之耳黃

李批皆敗徵也

揚伯時曰言漢興之矣何必兼二字  
廣漢始欲以此自進於霍氏耳肉帝善之而遂以為漢發則謬矣  
李以所居連下為讀  
殿本作吏亦曰趙本亦吏  
客客字亦本之客字  
宋曰俗字皆可刪  
小字本無謝字注本同改注不當有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

之不追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今音力成反

後曰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今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

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府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齋齋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讀曰諷欲曰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

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辭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責曰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

臣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

家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曰過譴咎傅婢出至外弟廼死不

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曰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曰

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

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讀曰况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師古曰喜音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

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

通鑑考異曰蓋傳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此廣漢應得之罪

為京兆尹以此八字訣但曰效趙君私論榮言詐脅魏相即與志身非貴戚大臣不可侵犯舉天討皆不行于豪強也

令

嚴本府作廟何極堂年改廟

少字本無突字注本同何

除遣

通鑑考異曰廣漢死在元康九年本紀作二年誤也

嚴本無史字

古南按地理志河東郡統如之西自安邑至驪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之誤

明本作呂誤作多為是

亭林云高必於死謂罪之上者猶言刑

脫誤託據若本改正

此威嚴之過後陳成致之而加甚焉

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

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曰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延

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

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己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

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閔孺部分北翁歸部分南師古曰閔姓也音宏所舉應法

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

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

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

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臣私師古曰任堪也下求也翁歸

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服

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

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首下吏反不呂無事

時其有所取也呂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

許仲孫師古曰鄉之縣豪姓許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呂

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

禁東海大治呂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呂

為右職接待呂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

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五

保也此音類寐反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呂姦黠主名師古曰類猶率也教使用類推迹盜

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歸投也類常如羽歸言無有遺託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姦

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音許救反使所

責呂負程不得取代師古曰負數也計其八及日數為功程不中程輒答督師古曰督責也

師古曰不中程及日數為功程

小學本脫收字汪本尚

各本有其字

極者至。臣銖自剄而死。師古曰銖所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所莖故因以京師畏

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翁歸為政。雖

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臣行能。

驕人。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臣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異親

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讀曰嚮治民異等。早

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臣奉祭

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

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台南按公卿本字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將軍光祿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

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

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臣得失。時魏相臣文學對策。臣為賞罰

所。臣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彊

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死故以為喻也宜

顯賞其子。臣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

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

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

告訐。師古曰構結也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臣為俗民多怨讐。延壽欲更改

之教。臣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

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臣禮意。人人問臣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

俗謂閭里歌謠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臣為便。可施行

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

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

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市。退。張晏曰下里地下高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弃其物

此亦非能吏不可若徒龍不傷迹則王莽治天下矣

殿本作改更何校同

其何

先廣漢後黃霸皆以循形主黃

官明本官宮

學宮應作學宮漢書名傳皆以諸本並撰身

置五正長即今保甲之法世賢於尹扶風之以名籍推述所過拒遠吳故為政不可無法度也按後書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其互相檢察本漢制也豈必得如長公者為之乃有實效耳

扶風以盜賊深為三輔最東郡以斷獄太威為天下最能吏將何從

於市之數年徒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呂禮待用廣謀議

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社

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印曰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五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相率曰孝弟不得舍

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仵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

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首正心榮反皆便安之接

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曰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邪其人何以為此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

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瘖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音於今反延壽聞之對

掾史涕泣遣吏監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延壽嘗出臨

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救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而更白之還至府門門卒當

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曰事君而敬

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

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曰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

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師古曰代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

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

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

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

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曰為方春月

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何校校射

又是一家作用

瘖音於

掃門代卒

疑當以替郵屬下句讀

一字本

惟不輕出偶會  
此事推誠動之  
之為表勸若  
房、寧試即  
免戲矣  
以亦兵法中之  
曰軍火牛也  
嚴訓之為類  
川可堅戒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

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

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

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停相責

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已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

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

延壽延起故令表顯以示勸勵

聽事勞謝令丞曰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

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曰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

忍欺給師古曰給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

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

吉議吉曰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

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能各出已之上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

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

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

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

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

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統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

衣音於既反駕四馬傅總建幢祭李奇曰戰也晉灼曰傅著也總以緹縹飾鑣鑿也建立也

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纛之類也植音常職反鼓車歌車孟康曰如今郊

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祭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

假司馬千人持幢旁師古曰旁音步郎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室也望見延壽車

嗷咷楚歌服虔曰嗷音叫呼之叫咷音條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

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音居言反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胡三省曰重  
長史謂  
今必也後漢  
志注三老  
如田三老  
新官之名也  
三老高帝  
置之乃力  
田高后置  
所以勸導  
鄉里故成  
教化也

嚴延年  
傳注張  
晏曰擊  
有所奏  
勅奏並  
移官門  
禁止不  
得入

何校去音  
字

鞞居馬上抱弩負箭如淳曰箭盛弩箭箠也師古曰鞞鞞即兜鍪也箭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鞞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

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及取官錢

帛私假繇使吏師古曰繇謂顧質也繇讀與係同及治飾車甲三百萬自上於是望之劾

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

曰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

下公卿皆曰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曰解罪狡猾

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

車轂爭奏酒炙師古曰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

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

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曰已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曰父言去

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附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

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曰鄉有秩

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畜夫之類也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

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

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

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今天子曰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

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言善政化也拭目式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

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曰切諫顯名

擢為豫州刺史曰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

國並平尚書事曰正遠忤大將軍霍光師古曰守正不阿也而使主兵車出軍

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

何校古字

何校古字

何校古字

何校古字

無之字何

霍將軍昧于進退存亡之道宜乎其遭此謗也

眇之妙同 貢於梁本趙

在昌邑上心憚之徒故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呂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

呂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師古曰素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

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師古曰顯與專同下皆類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跡譏世卿最甚廼者大將軍決

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

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朧音它了反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

下褻寵故大將軍呂報功德足矣聞者輔臣顛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弟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

休時存問召見呂列侯為天子師明詔曰恩不聽羣臣呂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曰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

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呂出人情不相遠呂臣心度之大司馬

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

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師古曰眇細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

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

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疊疊不舍晝夜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

殿本作酬其庸宗曰浙本作時其軍邑邵本作官爵按官紀時其官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等者等也

古南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七十八萬二千二百六十八與此又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十倍于宣帝時矣

息也音尾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師古曰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師古曰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做愚

驚既無旨佐思慮久處閒郡師古曰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師古曰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做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寡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旨與之狀師古曰書奏天子徵做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做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旨勸善懲

惡師古曰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

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師古曰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史民歛然師古曰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

數出游獵做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樂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陽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師古曰樊姬

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旨抑心意絕者欲者師古曰將旨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軒衣

車也輜音笛又音楚疑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縹繆文穎曰謂衣束結束縹繆也師古曰縹繆之屬所以自結固也縹音直留反縹音一虬反此言尊貴所旨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今太

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旨田獵縱欲為名於旨上聞亦未宜也師古曰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

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做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賴川太守黃霸旨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賴川

於是制詔御史其旨膠東相做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頻也更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師古曰滯漸也長安市偷盜

師古曰比頻也更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滯廢師古曰滯漸也長安市偷盜

尤多百賈苦之上曰問敞敞曰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

偷盜酋長數人應劭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曰為長者

師古曰温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貴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緩也

馬令致諸偷曰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偷長曰令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

駭願一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皆曰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

且飲醉偷長曰赭汗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謂里之門也汗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梓其字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

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音灼曰越法縱舍即

足大者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

廣漢然敞本治春秋曰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

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

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曰高弟人守及為

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曰罪過罷唯廣

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

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瓚曰

在章臺使御史驅自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車之類也不欲見人以

門所持竹扇上表平而下翳師古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

北方人謂媚好為詡畜蘇林曰無音無師孟康曰無音詡有司曰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

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

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曰諫昌邑王超遷定

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

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

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

無可字

夫趙京兆韓馮  
謂之意用之處  
大議似舊案疑  
則本治春秋之  
力也前此舊不  
疑為京兆尹  
五年趙廣漢

年莫九故久

宋曰無音無眉之  
無無音無

兩漢禮法以此

前以廣漢比  
此以蕭于比

王莽傳曰雲  
母屏而高齊  
諸淵以腰扇  
障目通鑿  
腰扇拂之於  
腰今謂之摺  
登扇。按  
摺登扇亦  
是扇扇由  
之可以卷舒  
者與今扇  
謂聚頭扇  
者異

師古曰比例而敝奏獨寢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敝故留所奏事不出敝使卒捕掾絮舜有所案

驗李奇曰絮音絮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女居反又音人餘反舜曰敝劾奏當免不肯為敝竟事私

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

復案事敝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

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

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欲望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

獄使者出師古曰行首下更反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者

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為輕小也欲令敝得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免也便音煩

反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

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不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師古曰弛

而與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敝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

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

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書上車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

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音土帶反曰臣有

章劾當免受記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敎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已舜無狀枉法已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

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

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已

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

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窘縱

迹皆入王宮敝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師古曰一乘車為二兩也圍守王宮搜索調

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椽中師古曰重椽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椽者也敝傳吏

皆捕格斷頭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敝自監護吏而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

收之是也殺之過矣必反其語則免戲

請公車書

傷化薄俗作傷薄俗化誤小字本同句

賊何改

胡三省曰西都之制為三輔者列於九卿

搜轅正對破柱

疎事詳王莽傳及游俠傳杜鄴傳何

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與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

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

臣宜傳輔皇太子。上曰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曰為敞能吏任治

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曰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

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

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

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

民凋敝且當曰杜後惠文彈治之耳。應劭曰杜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

繩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馬一角今冠兩角以解馬秦時獄法吏冠

杜後惠文武意欲曰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

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

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師古曰贛音貢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

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

尊無不對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師古曰署

監獄主囚也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治尚書論語

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曰令舉幽州刺史

從事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如淳曰地理志

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如淳曰本

右扶風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曰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

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非常之與故於春正月殺之何

宋曰石管改作詔

原文以自長安上雍  
不過就過美陽統  
字是文氏誤接到  
說是也尊已轉  
守槐里不為號令  
矣何

多南按顧炎武亦  
取此文云今鳳翔  
為古之雍城而統  
在漢幸雍何以此  
昌統當是過美  
陽之誤按放及炎  
武並疑統地在漢  
幸雍不當東行  
而不知右扶風自  
有統如也據地理  
志雍統美陽三  
知並屬右扶風統  
亦故城在今鳳翔  
府城南二十五里  
知即今鳳翔府  
治漢帝西幸雍  
必過統道里甚  
何乃廷周之統國  
亦在宏農者乎  
夫漢時於周統  
國地置統知屬  
宏農郡固不云  
統知也本文不誤  
亦云云

王尊

前漢七十六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統尊供張如法而辦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統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反巨高弟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

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謂縣城也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曰今日

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曰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

改也有如此者太明慎所職毋曰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

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

則不可曰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闕門楹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曰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曰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

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

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

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王轉運事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

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曰千餘騎奔突羌賊功

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

宜久在閭巷上曰尊為郡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始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邛山名也師古曰邛音來歎曰奉先人

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曰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

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

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

曰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頗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

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

何校去音字  
宋曰庭當作廷

為罷廢家  
居之人

會稽擊鼓聲  
聞洛陽乎此流  
俗妄譚不當引  
以注沈西漢  
會稽治天占越  
何與何

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師古曰相鼠鄙風篇各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之地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

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人無禮

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

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

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

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救殿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

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

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曰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

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

師古曰顧念也負責恃也安焉也

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玉

師古曰視讀曰示

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

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測止得其情也

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

后徵史奏尊

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今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謂也

為相倨慢不

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

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

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

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

師古曰皇

不復典

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徒為中太僕

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

師古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曰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

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皆奏行

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

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

衡與中二千

此事不當并言之失輕重

吳故御史丞  
得目為飾成  
小過也何

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

席師古曰鄉讀曰嚮也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

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讀曰供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頻寐反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也音竹仲反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

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

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

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已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迺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非讀曰誹也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

多也曲也歷謂所奏非一人無正法飾成小過已塗汗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

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已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

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晉音是也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

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

賊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難已視四夷師古曰

曰視讀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

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

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內郡善史書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若今謂使人為尚書矣治音直吏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即發也尊又曰詔

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已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宿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

舍師古曰公然而歸無所避畏者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

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

嫚嫻嫌師古曰嫻古訕字也訕誚也音所諫反又音刪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先吏民多

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

備今新刊集韻  
作侈誤當為備  
案集韻正作備  
廣韻不從作備小

治所即謂司隸  
治所非使人尊  
稱何

仲馮曰中當作忠  
張忠也山

嫌明本作上  
免誤先  
明本日作日

宋曰到當作

宋曰作御史

宋曰浙本注  
文給諸府  
字下有府  
有文故言依  
也七字

宋曰中諸  
皆改作忠  
張忠也

者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  
至曰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

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鴈門太守魏遵河內太守也羣盜滯疆吏氣傷沮師古曰滯

也音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

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

反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

斬其首而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耰豪彊長安宿豪大猾

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首短音灼曰翦張禁杜陵楊

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

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以正

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尊音工衛反尊以正

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

言庸違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虛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

原其所言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

而惡心不信也好言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頰

不信也師古曰梓持頭也音才元反搏擊也兄子閔拔刀欲刺之輔言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

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

浸潤加誣言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染也復報也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上竟反秦聽浸潤言誅良將魏信讒

言言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

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

道子都威制  
豪強小民得職  
王子賴檢劇  
亂誅暴禁邪  
孫寶為京兆  
尹二歲京師  
之然境於定  
陵不敢取杜  
穉季故不得  
列諸公後也何

五誤作一  
明本有誤字

仲馮曰瓊悅昨  
也共工之大惡  
謂上劫奏云  
靖言庸遠  
恭滔天日定也

地理志東郡有  
白馬縣今滑縣也  
考証

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若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

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言功除

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其一

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言京師廢亂羣盜並興

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言佞巧廢黜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

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

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免官而已也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言愬無罪師古

毀也亦宜有誅言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師古曰懲懲也唯明主參詳使白

黑分別書奏天子復言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

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

馬師古曰以祭水也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言身填金隄師古曰填

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

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

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

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言安眾心吏

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

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爽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言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

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

亦一本作仇

亦曰當作被

亦曰當作

路小字本

無王字

毀石顯等意  
皆為國家計  
大恩巨奸即免  
官及死又何所  
避果非事所  
知也假使徒以  
乃官自肥則  
仲卿六一朝

廷尊貴人矣  
王字此宗無  
王尊為京兆二  
年王駿二年

趙廣漢死于  
魏相韓延壽  
死于蕭望之  
皆兩賢相也  
然道行上過於  
韓之殺機  
蕭相先發之  
也黃

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

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曰選

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

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

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

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

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呼怒之曰仲卿京師

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仰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仰讀曰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

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

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聞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

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

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

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白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

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

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

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已失身墮功師古曰墮致也音火說反翁歸抱公繫已

為近世表張敞行術履忠進言師古曰行術強敏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罰必行

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媿之名師古曰媿古媿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已

師古曰

詳于元后  
傳有法

官印音昂  
為是

仲卿日年可十  
二辭大禮也  
衍字或著章  
女名可探倒  
言之也

兒寬傳  
知自將同  
此句法黃

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七十

廿五日至閏月初八日 杭州寓舍 十五日

空章為京兆二歲不白其罪深矣... 鳳夢參乘丸猪封商賈為大將軍... 并奏素綱...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書七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已孝廉為郎舉

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目所主

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

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

師古曰不百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

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衛同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

屬已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

已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文頴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尚書責問衛

尉文頴曰由寬饒已法令不給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

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

案表諫大夫 秩百石郎中 戶將于石山

仲馮曰按此文 錯亂本當寬 饒視事按舊 令遂揖辭 謝 許應元曰文說 亦非也蓋謂 關庭耳尚書主 通章奏故得 責問衛尉若 今之報單是也

上春辭即上  
謂辭也往時不  
辭、自寬饒  
始故自是衛尉  
不敢私使司馬  
儀也先置衛者  
十一月遣衛士  
儀詣問疾若  
饒賜作樂觀  
以有抵罪遣  
當出則報其  
宿衛之事也  
如說亦非

無長卿二字  
小字本有

編何改

王生與蓋寬  
鏡書

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

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

自請願復畱共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衛反曰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曰

寬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

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

半用半不用師古曰曰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

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

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誦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

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

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稼反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

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語即視屋而歎師古曰歎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

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半曰給吏民

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師古曰戍音不取代公廉如此

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音皆怨之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曰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

進或至九卿寬饒自己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丑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

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梁而禦善者也故命君曰司察之位

擅君曰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

回小字本有

劉奉世言  
是世言  
雅云

劉奉世曰所  
謂內直而外曲  
顏說未盡

劉奉世曰領讀  
尚書自訟之語

屬當用讀之  
欲反謂屬託  
也應說是以下  
文直道而行  
亦少與之語  
求之自見

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曰稱職而報恩

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

已。迺欲臣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解。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臣摩切左右。非所。臣揚令各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

法令。言足。臣飾君之辭。文定。臣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民之高蹤。師古曰遠

伯玉邦無道則。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自取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

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贊同。不贊者言無贊量。可曰比之貴重之極也。不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

而不訕。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大雅云。既明且哲。曰保其身。

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曰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

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寔音漸也。臣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輔也。周謂周公。召謂召公奭也。召謂召公奭也。讀曰邵。臣法

為詩書。師古曰。言曰行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

臣傳子。官臣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

書奏上。臣寬饒怨謗。終不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臣為

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也。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

忠直。憂國。臣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

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

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國事。有司劾臣。大辟。臣幸得從

大夫之後。官臣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

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臣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臣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

蒸何

應劭當作

數是虎  
字唐人  
所改

案表司轉校尉  
不具何光祿大  
夫比二千石秩  
志司隸秩比二  
千石今以秩光  
大夫未詳

無以報厚德

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

京師為之語曰聞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聞者何久闊不相見已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已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

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

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

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驚怯文不足已勸善武不足已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

司隸校尉未有已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

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師古曰卒讀曰孫德無已報厚使論議士

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

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

之誅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已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斷也音吻今已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

感于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已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

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

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

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頌之也師古曰善

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頌與專同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

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師古曰德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

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並解於上也

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平為桓公所殺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

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已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

大計夫已四子之行屈平之林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宋曰免越  
本作勉  
劉奉世曰  
當作勉

宋曰却字並  
注文却字疑  
作却

不足曰觀哉使臣殺身曰安國蒙誅曰顯君師古曰蒙被也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忠

臣沮心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沮音才汝反此愚臣之所懼也豐曰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徒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勳周堪光

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

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

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曰獲虛威朕不忍下吏曰為城門校尉不

內省諸已師古曰省察也而反怨堪猛曰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曰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

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上書言得失召見上

美其林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

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曰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曰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

天地曰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

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虜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曰承

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

欲傾於卑賤之女欲曰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曰為柱卑人不可曰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

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

心自念得曰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

理婦人女官也群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

中朝猶今言內府按仲

馮曰按文則丹  
永皆中朝臣  
也蓋時為給  
事中侍中諸  
吏之類

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已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

曰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

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綰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

士元首無失道之譽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謂古諂字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已縣令求

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

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臣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

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

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非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

戰國策說一人姓名云鳴犢犢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曰為鳴犢犢蓋

鐸犢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擢舉殺鳴犢一人不論實犢也

張晏曰豫院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

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已

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已下見陛

下進用輔函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古曰人皆懼也精銳銷爽蘇林曰爽弱也

師古曰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已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

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師古曰諫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畱神省察上迺徒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隸同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又娶也祖父已嘗

從平陵父賓明法令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

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車屬如今公府御屬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

善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

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執曰業生曰革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

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明本令作律  
嚴本亦作律

無也字

宗曰浙本無  
款字予謂  
此後字當  
刪當作使  
百僚在位

正嚴本

律何改

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

武侯呂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晏也高武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

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

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

願呂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傳太

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邪師古曰顛與等同也上遂下詔

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曰禮至於成人

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曝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吳大者陳已至誠也曝字與皇同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

報未殊朕甚忍焉師古曰殊異也忍愧也音女六反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

產子小自係大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

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曰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

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曰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

昌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曰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優曰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

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寶

自劾去忠固還之師古曰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徒入

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徒

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

心字本作天人之意有之字汪本同大字本無心

字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

調何

明本作犯陰陽  
胡三省曰余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人起抵破書案則案非文案案也李說是

呂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師古曰言大夫呂為寶適可為主。薄耳府中之人又不呂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

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

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群盜非本造意

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群

盜歸故云矯制也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

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與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

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呂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

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直田而準價也

上書願呂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呂入官也。

錢有貴一萬萬呂上。師古曰增於時價。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

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

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如淳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呂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

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呂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

見如賓禮數月呂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

擊當順天氣取姦惡呂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

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寶曰誰也文曰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

議郎秩六百石  
大夫比六百石  
刺史六百石  
諫大夫六百石  
重故不嫌比百  
石而改六百石  
之官也

司直二千石

太守秩二千石

不遭者可  
無不為子  
義命固亦  
宜然也

由字本何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息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

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

故寶窮無已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

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閭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閭也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誣也即度穉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譁終身

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文音五解反皆

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穉季遂不敢

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

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

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曰當熊事慙而嫉之

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

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缺師古曰撻缺也曰揚我惡

爭之上曰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

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

舉不敢避貴幸之執已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

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

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

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息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

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曰穉季託寶

原父云既云丞  
相不得復有  
大司空也

國家為訪不小臣請治昌師古曰說昌寶

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

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師古曰昌春月

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論語稱

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師古曰昌為光祿大夫與

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者於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

風雨未時百姓不足師古曰此非

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

道病雷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師古曰昌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

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也眊與耄同自言

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師古曰昌寶孫仇為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

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

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

昌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師古曰昌填萬方

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昌高第入為京

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

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度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昌給共

養師古曰共音居用

如所奏之章也詩音布內

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師古曰仇音抗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領征伐迺

賜斧鉞師古曰鉞與專同也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

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減甲所引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已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

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引廣驕

僭非所引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曰雍徹孔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言三家曰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

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一國各懸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

呂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

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師古曰錯音干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引示百

僚傷化失俗引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微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遷

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

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馬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

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

河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引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南之縣也並為郡吏

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

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皇后父素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引公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畱飲連日

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干到反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引時

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邛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

殺其壻而納以為婢非與其婢姦者也何

令秋千石

或曰僻當作辟

記鄉為何壽所厚子廉為紀鄉可高

之合也。並具知之。臣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畱界中。

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

馬。召待之。師古曰：備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今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立也。謂植木而列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召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

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

從童騎。師古曰：禮輸由裾。褕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

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

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

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

眾庶謹譁。曰為實死。師古曰：謹譁眾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呂邛。成太后愛林卿。

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徒賴川

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呂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關。

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

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賴川士。身豈有憂

哉。我呂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懼仆者。故拂手耳。師古曰：懼也。仆顛

也。傳音蓋。什音赴。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風化使者。是時賴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為太守。故辭鍾廷

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崔輕俠趙季。李款多

畜賓客。呂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辱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

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

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

令汗民間不入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呂謝百姓。

廷尉典法之  
官三尺是學字  
故曰君律何

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持頭還

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師古曰好音呼到反見紀頴川

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

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葬為小椁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

小椁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賈讀曰但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

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呂加也

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若采王生之言曰終其身斯近古之賢

臣矣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

也言有剛德者為難也曰數子之名迹然毋將汗於冀州孟康曰汗下也師古曰毋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亥共奏馮太后

事是為汗曲也孫寶撓於定陵師古曰撓亦曲也謂受涼于長託而不治杜暉季也撓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

之節亞尹翁歸云

整齊條暢  
此大傳也  
讀史皆學  
之曰克仲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

功高位重子孫

...

...

...

...

...

...

...

之贈亞氏徐體云於心院

初九日 十七日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漢書七十八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蕭何之後

整齊條暢  
以大傳體也  
諸史皆學  
之汪堯峰

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

斷可徒杜陵家世曰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

年。已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復事同學博

士白部

師古曰常同於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

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

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

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

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

反客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

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已功德輔幼主將已流大化致於

効誤効

光祿大夫比二千石

晉志給事中奉

所加大夫博議

郎中中書侍郎

位次中書侍郎

議郎中郎比千

石侍郎比四百石

郎中比三百石

二員為設例

洽平師古曰今太平之是曰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師古曰輔高明

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以接天下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

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曰

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

對策者願問曰政事經義令各署小苑東門侯師古曰署補署也門仲翁出入從倉

頭廬兒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趨也下車

也願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

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

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屬皆宿衛內侍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閒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

宋疇問狀師古曰疇無有所諱望之對曰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

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

無讀曰今陛下曰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

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曰為腹心

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曰考功能如是則庶

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

師古曰望之曰其所言之狀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曰狀聞師古曰試

於丞相御史或曰奏聞即見超擢師古曰當主累遷諫

言之事或曰諸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

二子守制者則令

謂者比六百石

仲馮曰觀其義

意共是一條不

當中分却煩

解說也煩說

非也高者則

是通字

又曰握字

是提字

門樓屬於前

校尉六百石

小苑東門中

東門九十二

門候出

守曰員馬

當是說

連誤為

司直比三千

滿各以快聞漢

對其文尔

試事二句字

既貴二句句

文亦無誤

胡三省曰文意固

是再見而多高深

則非願誤對也

少府中二千石左

馮翊二千石

胡三省曰功臣表

及霍光傳皆作

都成侯以傳作

成都侯誤

浸益任用師古曰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師古曰望

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謂周偏於五八下臣補郡吏所

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

善師古曰達士謂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達於政事也臣

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

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欲詳

試其政事復師古曰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

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

皆更治民師古曰更猶經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

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謂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

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已夏發隴西師古曰北安定已

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縣官穀度不足師古曰度臣願

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師古曰差入穀此八

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務益致穀師古曰臣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膺議師古曰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師古曰與合同也

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

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今

欲令民量粟師古曰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師古曰生活為人子弟者將

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師古曰臣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師古曰臣

前漢七十一

三

侍史人侍

宗白漸本

從學本

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滅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再求

之執文之曰禮樂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古者

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雁之詩也矜人

可哀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曰至經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雨先潤公田又

及私田是則其心先公後私雨音二十具反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

雖戶賦口斂曰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曰為非曰

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弟甥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

呂加也今議開利路曰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

議兩府丞相御史曰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

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

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皐人出財滅皐曰誅之其

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

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

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

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銀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錄錄即鍍也其重十一銖五十分五分銖之十三一日重六兩呂刑曰累辟疑赦其罰百銖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判辟疑

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銖大辟疑赦其罰千銖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衣二十

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阜衣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

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

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

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

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師古曰離遭也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

字曰漸本無與字  
劉敬曰皆云以軍  
與兵擊之

自此以上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卒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常

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師古曰貢音上得反豪彊吏民請奪假貢音上得反

至為盜賊呂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群盜並起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殺

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與之法也

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呂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

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呂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

啟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

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呂漢外孫元貴靡為

嗣得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呂

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

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

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呂負約

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呂為不可烏孫持兩

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

未呂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呂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

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

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呂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

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

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喪師古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呂為恩足

曰服孝子誼足呂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師古遣曰鄉讀曰嚮弟音微

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仲馮曰漢與匈  
叔等約為兄  
弟此弟直自  
謂為弟耳

一非壽昌拂  
上意黃下同

一誣謂者禮  
不備

一不問丞相病  
而與鈞禮抗  
言

一擅使守史

一受所監藏

何以有便道之  
官語其義未詳  
或此語非也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曰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答在臣等上。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答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絲是不說。師古曰絲讀與由同說讀曰悅後丞相司直籛延壽師古曰籛音婆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兄又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百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公其自乘私車馬也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讓受所監藏二百五十巨上。師古曰二百五十巨上者當時律令坐罪請古獄字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巨上一疋巨上矣。請逮捕繫治。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教慢不遜。師古曰教讀曰傲亡巨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印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劉向曰侯  
年雖高寧  
能為父邪  
為世曰首  
謂其安能  
極之辭

神爵三年  
望之為御史大夫  
三月廿四日黃

此議在甘露  
二年望之為  
太子太傅  
六年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師古曰讐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霸

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

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臣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

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

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戩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

疾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也相土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戩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

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

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臣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

稱敵國宜待臣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

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

通也亨音火與反書曰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

有身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臣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信讓行乎

裕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

王教化所不施不及臣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不逮

德不能弘覆其臣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

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

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

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臣師傅見尊重上即位

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

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臣

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導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官用事師古曰鄉讀曰嚮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

宋曰如長作加

此為貢茶服之傳耳

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

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誑文頴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說非也言其望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誑於天子也仄古側字

之曰為中書政本宜臣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

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絲是大

與高恭顯忤師古曰絲讀與由忤謂相違逆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

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臣備諫官會

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

許史子弟罪逆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臣堪朋所奏之章示堪也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下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

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

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

歸延陵之臯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葉國而耕於臯澤會積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

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曰杖荷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

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

接待曰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

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

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胞急也更求人許史推

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臣知此於是侍

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

記鄭朋奏

公且召謂召公奭公綽也廉正寡欲下莊子魯下邑大夫益勇士也召讀曰邵

中也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呂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

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矯等待

詔師古曰矯音巨遙反字或作僑呂行汙滅不進師古曰滅與滅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

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

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呂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呂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

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呂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呂德化聞於天下

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

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

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

之傳朕八年道呂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

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呂為丞相師古曰倚音於

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望之自有罪伋音級事下有司復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

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

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

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

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己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非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

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呂施恩厚服虔曰非不也上曰蕭

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

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

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曰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

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

止之曰為非天子意望之曰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

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叩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

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

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

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乃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

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曰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

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

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曰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

大將軍王鳳曰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師古曰尉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

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最居下也殿音丁見反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

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左右若今言旁人也及罷出傳召

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曹決曹皆後曹當曰職事對師古曰念其為漆令言故欲曰職事責之育徑出曹書佐

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

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

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

曰郭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育為右扶

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

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曰育耆舊名臣乃曰三公使車

召南按名父子  
與王吉傳賢父  
子同猶云名父  
之子也

凌稱隆曰是不  
甘辱之意師  
召南按男子猶  
言大丈夫言我  
不以官爵介意

顧炎武曰名賊  
猶言名王謂賊  
之有若非若師  
古注非

載育入殿中受策

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

曰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而

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育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

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

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曰公卿子

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師古曰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

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曰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林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

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

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

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

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

秩為陳畱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

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

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古曰間隙也及至謀

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望之堂堂折而

不橈師古曰橈曲也音女教反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字曰公字高

字曰當添為字

明本公作高

明本有為字

宋曰會病不及

當云會病行遲

不及賓贊注之

當云贊道子九

賓之禮也

明本有不然二

字嚴本亦有

明本無有字嚴

本有

初十日十八日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漢書七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師古曰潞音路徙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

秦攻上黨絕太行道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行音胡郎反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邑降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師古曰括趙括之子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或畱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

帥將師古曰帥音所類反字或作帥共義兩通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

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

子也至武帝末奉世呂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呂功次補武安長

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

呂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

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

學太史公自叙黃

名南按伊修城官  
作伊循城各本俱  
誤西域傳都善  
園中有伊循城  
其地肥美漢置  
都尉所謂伊循  
官也通鑑亦作伊  
循知宗時漢書  
本尚不誤後來  
刊本訛猶作伊  
耳願注亦然

劉放曰以馬名  
曰象龍也

召南按昭帝應是  
官帝之池昭帝時  
奉世名尚未著  
得持節將兵且  
西河屬國始置  
於五鳳四年官  
紀可證也當昭  
帝時尚無西河  
屬國安得有  
其人耶

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已安之選可

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曰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

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都尉宋將言莎車與宛國共攻殺漢所置

莎車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名王也莎音素和反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

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

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曰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都音善都護鄭吉

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曰為不亟擊

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曰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曰聞宣帝召見

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

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

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事令議之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已安

國家則額之可也師古曰額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請

望之獨曰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

功效不可已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科曰奉世為比師古曰比音必

兼反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

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曰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

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

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音不由反奉世輒持節將兵追

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進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

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芻種反

師古曰音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紫今西羌尚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

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歲時比不登

宋曰宋字校是字

當依西域傳作嘉志奉世

何本

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重一百餘錢也下皆類此 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境 不日時誅亡日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

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 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軔如淳曰軔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軔車而餉音而隴反 則曠日煩費威武虧

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法當信用六萬人然羌戎

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音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 可用四萬人一月足日

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

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守戰之備久廢

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日萬人

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與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音胡臥反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

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

其日而無功也 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

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日將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也出不言討賊 典

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

如淳曰西極山名也 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坡也降同者阪名也阪音府板反降音下江反坡音普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與

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日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

將軍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

上於是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 日皇帝問將兵右將軍

地理志狄道白石山在東狄道隴西即治也

無復字何

宗曰浙平無人字

宗曰而隴反是如隴

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

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曰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

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大為中國羞曰昔不閑

習之故邪師古曰言卡當當曰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其

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

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曰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軍聞之

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

孤兒及呼速索疇種師古曰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伏飛檄者羽林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

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曰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曰

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

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師古曰

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師古曰

兵未決聞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

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出塞師古曰創艾謂

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

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曰萬數賜奉世

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曰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

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薨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

仲馮曰呼速索則呼速索半于所將五萬眾來降者也呼者匈奴傳所謂西將君長數千人降漢者此三種有矣

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

守曰徐錯去百下字不備

兩韓安國

嚴本有姚字

宋曰後疑作

昌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

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呂誅到

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

議已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

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

軍奉世曰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西

城諸國為城郭而居者議者已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

制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故不得侯今匈奴到支單于殺

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呂誅

斬之封為列侯臣愚已為比罪則到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

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

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

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奉世

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著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已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上曰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呂選充

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

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

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遂

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音干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曰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

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相曰為不可許後曰

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曰治

師古曰可取

文類指錯何

即公卿表所云  
繁廷壽也此文  
作李氏有二姓  
考証

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

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師古曰都殺趙人而為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趙音許羽反案驗

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

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呂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

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

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呂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

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

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呂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絲下

第而用譚師古曰絲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呂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

曰人皆曰女寵貴我兄弟獨曰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

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呂秩出為上郡太

守如淳曰呂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

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呂慮化師古曰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謀慮思也

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呂王舅出呂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

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呂故二千石使行河隄

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

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顛權不可任用薦

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

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

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

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呂

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分別予賜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呂為予告得歸賜

案曰其字下  
當又有李

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

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

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傳不得去郡之文也

曰賞疑從予所曰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曰慎

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

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曰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

之重不宜去郡將曰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

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

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師古曰座首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遠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

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祿勳于永舉茂材為美

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

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略在溝洫志立字聖卿通春秋曰父

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曰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

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音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

守下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

五郡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

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

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音荀參昭儀少弟行又救備曰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

幄竟寧中曰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曰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擾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

不嚴本何校

野王上文類有馮字誤

殿本後作優字曰當作據

古高按地理志  
西河郡有富昌  
和興富平且  
富昌下亦不  
農都尉治人  
名也一屬其地  
有北都尉治  
懷都尉治也  
農都尉治也  
張掖都尉和  
知有農都尉  
治州文

為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

遷代郡太守呂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

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呂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為漢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呂慰王意參之國上書願至中

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呂關內侯食

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呂舅宜鄉侯參

為關內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呂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

憚之師古曰王氏五侯也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

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呂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誦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示宗尊也而君侯盛修容貌師古曰下威嚴

加之此非所已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

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呂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呂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在

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

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已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

七人眾莫不憐之宗族徒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宜

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音居六反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宜

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孟子宮刑

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屈原赴

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篇名

王信讒黜申后而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遭憂而作辭升音盤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

也隕馮參姊弟亦云悲矣師古曰即

宋曰呂字長有上字

宋曰注中書云鞠躬曲躬也

宋曰重音作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川世鳳葛氏

漢書七十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漢書八十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欽衛婕妤

生楚孝王躡師古曰躡音熬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

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艾讀曰又又訓也迺更選後

宮無子而謹慎者迺立長陵王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

御見唯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

欲立張婕妤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

及即位而許后自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自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臣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畱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爲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懈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王迺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爲詔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求人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已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曰瀕涯也音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爲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遣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已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曰瀕涯也音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爲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遣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已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曰瀕涯也音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爲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遣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已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曰瀕涯也音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爲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遣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已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曰瀕涯也音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爲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已此赴助漢急無財幣已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遣之音來到反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已自配也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己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已朱顏師古曰還猶願也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

與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遺王書曰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已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

呂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王所

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

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顯至誠納，呂嘉謀語呂至事。師古曰：呂至，極之事告與我。雖亦不

敏，敢不諭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

房，呂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

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呂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

求朝，詐呂金五百斤，賢聖制事，益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惜財費也。昔禹

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

死者且半，鴻水大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也。一曰始。

將比功德，何可呂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息忘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

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

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

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報博書曰：迺者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

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慚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慚，痛也。不知計策何所出也。慚，音才感反。子高素

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

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卜莊子之勇。師古曰：卜莊，子古之勇士。兼

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賤反。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

柰何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呂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呂金五百斤

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

兄弟誑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

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

原父曰：此事告之之字衍

請得輒上下

原亦無注

字白管添八

上與王也

殿本善說下

注與同宋白

皆段作師古

日說讀曰悅

宗白顯字上

段有石字

之之字衍

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詢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言謂惑王師古曰謂古詁字也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

言好言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自博師古曰不善之事從博起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

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

明之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曰守其位偕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

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願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言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德謂不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言立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博言安而受之多予金錢與相報應不忠莫大焉

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師古曰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

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

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

自今言來王毋復言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瑞反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

能變改師古曰言有過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

慎戒惟思所已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如此則長有

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過無善狀

惡暴列師古曰是謂章顯也陛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

義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悉盡也

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言

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

宋曰周書

宋曰注文申

宋曰當作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師古曰但徒也空也也

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

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

稱引自己為直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古曰音弋善反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

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自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

嘗聞朕甚嘉之今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亦遭也夫子所痛曰蔑之命

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

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

勛哉師古曰純大也一日善也茂美也勛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褒賞有德曰明其善行今

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王入朝也其曰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

其子勳為廣戚侯明年躡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

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絕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曰煬侯子顯嗣

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曰嬰為定

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曰為更

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

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字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猶交通

好犯法上召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

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

嬌師古曰嬌字或作嬌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

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曰致孝

詔書稱孔子為夫子後所當法

按文表作芳考

多南按魏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作矯則矯字是也

宗曰陸本作陵

宋曰舊無不字  
云離於身難子  
經云此又與孝  
也今作不離其  
身疑為俗儒所  
添也

道制節謹度。呂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

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誨自內興。朕甚憮焉。

為王懼之。師古曰懼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遂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

太中大夫子矯諭王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呂曰新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特呂璽書賜

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

也。不欲指斥言。王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呂年齒

方剛。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不自它於太后不自它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

人。呂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為子隱。直在其

中矣。師古曰論語去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大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

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

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

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已備行而即棄之耳夫呂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況此乎。

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呂貫之。師古曰貫猶緩後宜不敢

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曰洒音先弟反詔書又敕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

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音日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

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

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呂少。所聞見。自今呂來。非五經

之正術。敢呂游獵。非禮道。王者輒呂名。聞。師古曰道字立二十年元

帝崩。字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呂為

此救儒者所為

援古不當

宋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故曰南面之文不具

宋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故曰南面之文不具

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

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

道冀如昌我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也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下棺

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膈故親幸後疏遠服

曰胸音劬膈音奴溝反又音奴舉反數歎息呼天宇聞斥胸膈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埽除永

巷數笞擊之胸膈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膈有

詔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曰蓋

聞仁已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

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

修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曰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乎

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後年來朝上疏

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曰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

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曰防

危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

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亦鬼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

之初謀臣竒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

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

者且夕誦誦足曰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也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

恐泥皆不足曰畱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曰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

經術者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三十三

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

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骨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

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建平二年息夫躬孫寵等共

張晏曰下下棺

師古曰黜其秩位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師古曰奸音干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師古曰物亦鬼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曰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

道冀如昌

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

曰胸音劬膈音奴溝反又音奴舉反

師古曰音抗甫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師古曰奸音干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師古曰物亦鬼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曰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張晏曰下下棺

師古曰黜其秩位

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師古曰奸音干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師古曰物亦鬼

師古曰虞與娛同也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曰君子不為也泥為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

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蓋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家上松柏皆西靡也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

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賄反

劉敞曰立石屬上

息夫躬傳作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与此稍異考証

鹽何

當作案

京白刺字長有地字

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  
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  
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  
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  
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其所為也白太皇太后  
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  
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  
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  
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呂幼少未之國  
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共王康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

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

幸幾代皇后太子師古曰幾音鉅衣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人為皇

太子上呂太子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

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

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有哀帝自呂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

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呂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元死呂弟代立非父

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呂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嚴本有帝字按衣紀亦無帝字  
劉敞曰王當作立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

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孝王萬戶呂尉其意三十年薨

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

家追書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

呂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

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然而世絕於孫豈非

天哉准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

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古今一也

亭林云貪人敗類大雅桑柔之詩顏注誤以為蕩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一

西川屯鳳蘭氏蘭蘭甫

漢書八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漢書八十一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師古曰承音證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呂

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顧也尤精力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自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非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成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即字已表德堂人之所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匡說詩解人師古曰衡射策甲科曰不應令除為名鼎蓋絕知者之號

太常掌故師古曰校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除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

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

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

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

宋曰集解音證 集解蓋音瓊 書也 宋曰祝季張云 匡鼎來未音 離協上韻檢 左傳宣公二年 棄甲復未亦音 離注文若言匡 且來也考無若 殿本作匡語詩 宋曰南本浙本 以語為說

廿六日 十九日

宋見字上 當有繼字 泰吉按孔光 傳亦無繼字

長信稚圭 皆起東海 長信家 世以田為 業稚圭 世農夫

宋以後有 自稱者誤 聽之者之 聽之者之

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曰外屬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舊恩  
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

興說高曰將軍曰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  
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師古曰今善問各休美也彼誠有所聞也師古曰其不能進賢也曰將軍

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師古曰仰望讀曰仰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已不自知師古曰言高輕忽然此事不自知其非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

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音於既反曰為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曰其

傳曰曰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曰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  
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曰無階朝

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欵然

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之也欵音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之藝所長

曰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  
曰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曰政治得

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

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  
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月犯法祖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

保民者陳之曰德義示之曰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經曰陳之曰德義而民莫遺其親示之曰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曰

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  
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縱讀曰儻綱紀失序疏者  
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曰身  
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

際何

殿本樂作  
禮曰宗百監  
本作樂字  
浙本同

月一昨日  
此誤  
明月字見昭七  
年左氏傳然此  
作明日為是  
若今日大赦明  
月犯法則語勢  
及緩亦吉

上政治得失  
疏

一放也錯置也音干故反臣愚臣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臣禮讓為國乎

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臣禮讓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棟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

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

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已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

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

此其本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

好陷人於罪師古曰恃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恃音之豉反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

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

謂樂得淑女已配君子憂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也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禮

汝禮禡肉袒也暴虎空手已搏之也公鄭莊公也將請也叔莊公之弟太叔也袒也汝亦太叔

也言已莊公好勇之故太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汝也

禮音但楊音錫字並從衣將音于羊反徂音女九反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

虎許諾及公薨皆從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安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

死黃鳥詩所為作也丘之下無冬無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不能

夏值其鷺羽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太王躬仁邠國貴恕師古曰太

古公於岐下及它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邠即今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

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

說之也師古曰言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

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

是已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壽考且寧已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

宋曰伎字說見酷吏傳成傳章曰曰伎音泊如淳曰詩曰不伎不求厥聲也蓋漢按字書伎恨也三豉反

子孫此成湯所已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宋曰越本作布別本同

宋曰浙本居作君

此概論高風化之美耳注國雖一詩為解非也

云成湯事蓋  
齊詩之說如此

宋白字林三稜祥  
氣成祥也音字  
鳩反

蕭該按字林曰  
掩不明也應劭  
曰掩音闇

遵祖治性  
正家疏

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已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

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禋有已相盪李奇曰稜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稜謂陰陽氣相浸漸已

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善惡有已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

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晦謂日蝕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師古曰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

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

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師古曰度過也絕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

欣欣人自己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

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已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師古曰匡正也

易變也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

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

祿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己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

子師古曰寵諭也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

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衰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已養其心休烈盛

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已上天歆享

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

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

宋曰視下當  
疑有聽字

宋曰江南本  
無之字漸本  
有

功師古曰不大也不字或作本言修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更改也所更或

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曰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

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願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

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曰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

念爾祖聿修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

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

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曰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已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

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

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

已之所當戒而齊之曰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

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曰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

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禮之德而為國風之首本冠婚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冠

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

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闔同謂門楹也音苦本反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其下並同禮之於內也卑不踰

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與踰同所曰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

子冠乎作禮之用醴師古曰作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眾酒眾子不得與列所曰貴正體而

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

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

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

時而動曰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曰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曰四方克定

厥家師古曰周頌相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定其家從內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入卦之象也衡為少

戒妃匹勸  
經學子威儀  
之則疏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已對師古曰傳讀曰附依也言多法

義上呂為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由是為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

游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

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衡引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性已自然矣又當

加意詩云莞莞在疚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莞莞憂貌也疾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

平也蓋所呂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就成也臣又聞之師曰妃

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孔子論詩呂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太上居尊上之位也后夫

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呂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侔等也故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也窈窕幽閒也仇匹也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微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呂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師古曰形見也夫然後可呂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

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呂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

能則斥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駑無呂

輔相善義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呂統天地之心善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

也師古曰悖乖也音布內反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

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易變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

其意師古曰究盡也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

有節文呂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

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眾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儼嘉惠和說饗下之顏

守曰蕭該作材  
儼儼亦驚也

宋曰無當  
作毋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師古曰昭明也穆穆天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又觀

曰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饗醴曰醴酒饗也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

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師古曰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休美也曰立基植天下幸

其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淫祀語在郊祀志初

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

意至成帝初即位衡迺與御史大夫魏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

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執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曰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

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

傾覆之徒師古曰著名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

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曰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

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朕甚閔焉方下有

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

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

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師古曰上尊解在辭廣德傳衡起視事上曰新即位

衰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

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曰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

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

劉奉世曰甄當作張

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

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南呂閩佰為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初元元年郡圖誤呂

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

平陵佰呂為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廼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

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

曰賜呂為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故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

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

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呂平陵佰為界不足

故而呂閩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郡即復呂四百

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

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呂上

師古曰十金呂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呂壹統尊法

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

制專地盜土呂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師古曰猥曲也

附下罔上擅呂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

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白師古曰左馮翊縣名也音董酌禹為兒數

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之喜音許吏反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

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

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

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

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寢罷歸故官師古曰復謂不下也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

明人名集曹掾屬

采曰佰當作陌注及下文并同

改何枚

徒

此懲蕭生之禍也

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已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已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師古曰鄉讀曰嚮而禹與鳳竝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已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已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傅故舊之恩朕無聞焉師古曰不聞有毀短之言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已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已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廼聽許賜安車駟馬黃

劉敬曰絲竹管弦等二物爾於文為駢

顧炎武曰崇以為為親之宜以為為教之故者自得

金百斤罷就第已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師古曰殖殖生也家已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筦亦管字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言性和樂而簡易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已延賓者也坐音才卧反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一卮行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家塾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

宋曰本無延字  
子謂當存延字  
成帝營昌陵不  
成更還延陵

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曰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

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

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孔子稱賜愛其

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為

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曰肥牛亭地賜禹根

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曰起

居聞師古曰謂其食飲復則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

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

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

家居曰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讀曰豫永始元

延之閒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

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呂明見廼車駕至禹弟辟左

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曰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孫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

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

曰子不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之事

及天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曰善應之與下同其福

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曰經術斷之上雅

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

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名筮者所用也音式夷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

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諡曰節

劉歆曰春秋地震五百疑行十六字

胡三省曰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元帝不能聽望之言味許史而善於成帝則聽禹言而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高以此為官貴漢祚中衰實由此也

宋曰則當作即

宋曰即字上疑有侍字

神

嚴本言作見

宋曰感動下疑有有字

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主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浸微師古曰浸漸也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

諱示尊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子上臯臯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

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

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曰治尚書為武帝博士

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

宣帝時為太中大夫曰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

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曰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

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

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曰堪之

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

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曰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

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帛策贈曰列侯禮諡曰烈君

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

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

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子意也虹沛之縣也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

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

旨由是知者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

事已久次補諸侯太傅光曰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

宋曰禮記作白澤書作帛古字通用

嚴本為諫議大夫

譜牒常用孔氏例先言字  
各南按子真箕  
史記作箕字  
又穿生順史記作  
子慎皆字畫  
異耳此傳云忠生  
武及安國武建  
年史記云武生  
延年及安國世  
次高必有一誤

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

審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呂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

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呂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旨意也

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呂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師古曰言已繕草書

輒削壤其草呂為章主之過呂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也好音下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長樂宮中有溫室殿光嘿不應更答曰它語

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呂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占早字不結

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呂名父之子學宦早成不須黨援也徙

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

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

行師古曰行音胡浪反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

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

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

誰宜為嗣者方進根呂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

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褒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

呂為禮立嗣呂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呂尚書般庚殷之

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比音必寐反中山王宜為嗣上呂禮兄弟不相入廟又

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呂議不中意左遷廷尉

師古曰中當也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

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呂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呂為令犯法者各呂法時律令論

守白豈本有字

之師古曰此其引令條之文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訖也師古曰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

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已解師古曰解免也

請論光議曰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欲懲後

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

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已為長妻論殺之

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衰後將軍博坐定陵紅

陽侯師古曰廉褒朱博坐與厚于長王立交厚也皆免為庶人已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

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

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上暴崩

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躬行儉約

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

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

即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

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

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曰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

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師古曰復讀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師古曰不得依正道之道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

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已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

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之事皆未改除臣請歸遷故郡已銷姦黨應天戒

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汪堯峰曰二段皆反上政事由已出黃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日子貴宜立尊號呂厚孝道唯師  
丹與光持不可蘇林曰執持不可也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猗

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也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猗音於奇反丹呂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由是

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

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音直用反輔朕之不逮呂治

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

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

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

流離道路呂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師古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

或攻官寺殺長吏數呂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

不能為害是呂羣卿大夫咸情哉莫呂為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

百僚之任上無呂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繇謬之辭也位非其人是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呂天官私非其林於虜師古曰於讀曰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它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也光退問

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

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

闕三相師古曰闕猶歷也議者皆呂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

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

光對曰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羞進也

皇大也如貌言視聽思失師古曰如若也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

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無以字何

夜帝建平二年四月乙未光免朱博為相八月甲戌有罪自殺十二月甲寅平當為相三年三月己酉當薨四月以王嘉為相三年至元壽元年三月二月下獄死七月光復為丞相黃

宋曰浙本有兩亂行字眇按書曰

宋曰丹字當有光字

宋曰復下當有代字

宋本作慮注同

眺海而日見西方  
也蕭該音五反  
又曰章昭云涉謂  
皇極五行之氣相  
涉庚不和音持軫  
反服處自涉音庚

宗曰浙本注云師古  
曰周頌我之福也  
肅也顯明也思辭  
也言天甚明察宜  
致以承之受天命  
甚難也

孟康曰眺行疾也側匿行  
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涉之  
作師古曰涉惡氣也音庚歲之朝

曰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

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故災異數見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詩曰敬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傲欺誣者其罰必至

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篇顯明也思辭也言天甚明察宜敬之已承受天命甚難也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言必敬天之威於是乃得安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

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

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

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援引也斷斷專壹之貌介謂一介之人援音爰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

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

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高宗彤日之辭言既受天命宜正其德言正德已順天也

又曰天棊謙辭師古曰周書大誥之辭棊輔也謙誠也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

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師古曰孳孳不怠也孳音茲俗之所

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師古曰祈未福也禳除禍也較然甚明無可

疑惑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

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已朽

林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終也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

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載師古曰齒

老也讀與耄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已報稱師古曰稱副也竊見國家故事尚

書已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尚書僕射敞

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已舉故為東平太守敞

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師古曰王嘉也御史大夫

庚何

宋曰若景祐本作左注亦作左字按王高傳惟佑天子注佑助也凡右為親左為遠故左遠左道皆難也去正之義不謂列左為助也

宋曰謝字上當有同字

宋曰舉字上當有光字

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復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廼知光為

前免非其罪呂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傳嘉曰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巧偽挾姦呂罔

上崇黨呂蔽朝傷善呂肆意師古曰肆極也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呂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

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

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呂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

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呂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文書之藁草也風讀曰諷次下亦同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音清匡又音五懈反昔又音什懈反解具在村欽傳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

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

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師古曰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

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

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師古曰道讀曰導今年耆有疾

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呂闕焉師古曰艾讀曰又書曰無遺耆老師古曰周

賜太師靈壽杖孟孟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言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黃門令為

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具然後歸有十七種物

老子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

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

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

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師古曰幾讀曰

宿衛事也省服御食物則供養事也文理甚明師古誤斷其句因曲為之說耳

宋曰學林彙記游俠傳曰睚眦殺人此用匡者有文也胡三省曰行內署門戶當為百此

續志注補引漢官儀作施坐置几此疑脫施字

疑當以領宿衛供養為行內署內署如書通鑑注與子意同其所以行內署門戶為宿衛事者服御食物為養事尤分明可訂前人斷句之訛

冀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

白太后使九卿策贈呂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

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

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呂乘輿輻輳及副

各一乘師古曰輻輳車及副各一乘也輻輳解且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

兩道路皆舉音呂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哭須過迺止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

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呂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

嗣莽篡位後呂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

人始光父霸呂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

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呂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

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

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呂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

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絮遷廷尉平青州刺

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

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

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諡及元始中王莽發傅

太后陵徙歸定陶呂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

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呂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太師大司徒

扶德侯上書言前呂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母諡曰婦人呂夫爵

尊為號諡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

得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師古曰詭違呂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

仲馮曰可申卒可字疑非

明本長下有安字疑衍

宗曰字考

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也西音先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

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

皆曰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曰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

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曰著自古皆有死之義孟康曰曰宮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

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曰侯就第王莽

篡位曰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曰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

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曰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

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醞音於問反藉音才夜反然皆持

祿俸位被阿諛之譏彼曰古人之迹見繩身能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

哲也繩謂梓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宗曰字書曰梓彈也梓音連望反

謂直道曰事人也烏何也梓音普耕反孔光傳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宗曰江南潘化本作長安浙本無安字晏公論漢安字甚堅浙本作還長

子福名數於魯按霸既詔許以八百戶祀孔子即是令長子福還名數於魯以千八百戶為祀矣雖浙本作遷與還小異而大同言長安則後人安添且復終始無義昔顧川陳彭年亦以安字為衍龔子曰長如字凡以安為衍字者誤以長為長幼之長也福雖霸之長子然此傳前言霸於魯徒名數於長安此言還長安子福名數其義自明無可疑者當道江南本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西川中鳳南  
氏書定南

前漢八十一



